

梧州龙母信仰文化及其产业化之路

□ 庄茵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梧州的龙母信仰源远流长,是龙母文化传承的重要地域,其产业化发展在很广阔的空间。本文首先追溯了龙母传说的渊源,梳理梧州龙母的信仰历史,接着简述梧州龙母信仰的开展现状;最后重点从增强以信仰为内核的文化凝聚力、多维度发展庙会经济和发展为地方旅游业品牌三个方面探讨梧州龙母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关键词】龙母;梧州;信仰;产业化

一、龙母信仰历史与现状

1、龙母传说源流

龙母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在广州司马刘询的《岭表录异》当中。刘询在《岭表录异》中记载道:“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织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织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般,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温常灌洗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人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家,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此外,也有一说龙母的出生地在梧州的藤县,该说法以《孝通庙旧志》和《藤县志》为依据。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程鸣重刊的《孝通庙旧志》说:“温氏,其先为广西藤县人。”韦韧编著的《漫话龙母文化》,介绍了梧州龙母的传说,并从历史文献和当代相关研究中,断定梧州是龙母之乡,龙母的祖籍就在梧州市藤县。

实际上,龙母传说在西江一带都十分盛行。西江流域自古以来水患就十分严重,江水时涨时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的伤害。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无法把握自然规律,人们便认为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龙神在控制着行云布雨,甚至主宰着自己的吉凶祸福之命运,于是在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下慢慢地向龙图腾接近。因此,整个西江流域,不管水上人家还是陆上居民,绝大部分都信奉龙母。龙母信仰渗透在西江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放以前,西江流域各县大大小小的龙母庙数以千计。几乎所有的船只,都供奉有龙母的神像。来往船只经过龙母祖庙,都烧炮鸣笛致意,有的还上岸祭祀。”特别是小旱灾情,更是在龙母直接掌管之下。民间的许多风俗习惯,如摸龙床、饮圣水、吃金猪(烧猪)、放生鲤鱼等,都和龙母的圣迹有关。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原因,它既传承了中原文化的内核,又和当地土著融合。因此,龙母时期的西江民俗,在岭南文化中起了历史传承、交融辐射和典范表率的作用。

2、梧州龙母的信仰历史

梧州邻近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让梧州的文化接近于广东,孕育出独具地方特色的梧州龙母文化。龙母文化沿西江往西,以渗透式的扩展传至梧州、藤州等地,迅速建立起“梧—藤”龙母信仰祭祀带。

梧州地区龙母信仰的盛行,与其水害旱灾无不相关。乾隆《梧州府志》载:“万历三年,怀集县大旱,民饥。十二年梧州大旱,十三年又大旱。”“乾隆二十年秋旱;二十二年又旱。”嘉庆十年(1805),北流县“大旱,饥。”十一年(1806)七八月“旱”,十二年(1807)“旱,饥。”类似记载不乏于书,明清西江沿岸旱灾的频繁十分明显。遇旱司雨是龙母的主要职责,所以旱灾发生的地方,龙母崇拜比较兴盛。

梧州的龙母信仰也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宋代,梧州府本府亦已建有龙母庙。“在城西北二里许桂江上,宋建,明万历间修。”另外,“梧州郭外北关外,不数武许,有龙母庙,枕山之巔,面水之曲,其卜筑也,不知建自何时,始自何人,乃考之邑乘询之乡老,相传以为在昔抚蛮减寇大将军傅公曾崇祀于此,自是都人士女暨商旅往来者咸奉祷焉,则是之建所由来旧矣。”这些庙宇如今虽然已经无法考据,但崇祀龙母的风俗自古至今仍然兴旺如斯。

由此可得,宋代梧州,无论是州治所,还是所辖县,都分布有龙母庙,除此之外,邻近的藤州(治今藤县)、昭州(治今平乐县)

亦有龙母庙。宋元时期,两广的交通路线主要沿西江进行,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南宋时期,“广东、西之间经西江的交通较北宋时繁盛,主要是广西的余粮经常通过西江运到广州传供闽浙,又有木材顺流而下,而广东则常有大量的盐运入广西。”在商业贸易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两广交流不断加深,文化互动随之而来,龙母崇拜恰恰以这种交通贸易为桥梁,使“龙母文化”沿西江流域渗透到各地。

3、梧州龙母文化开发现状

龙母文化在西江流域源远流长,梧州龙母诞是广西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加强当地对龙母文化的重视,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对龙母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梧州市于1986年投入资金修复了龙母殿堂和牌坊等文物设施,增建了龙母文化广场,并对龙母太庙进行了保护和修缮,出版了众多龙母文化书籍。2007年,修缮和扩建了龙母庙,建成了全国最高最大的龙母雕像,高达38米,创建成为梧州首个国家级4A级旅游景区。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梧州市加强了龙母文化活动的开展。2000年以来,梧州市每年连续举办龙母文化旅游节。2004年,龙母文化列入广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一批试点项目,同时隆重举行了龙母庙开光仪式、“龙母诞”、“龙母开金库”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龙母生辰诞是为了纪念传说中龙母的生日,时间为农历初一到初八,盛大的活动集中在农历五月初八,相传是西江流域的河神龙母的诞生日,广西梧州龙母庙举行一年一度的“龙母诞”庆祝活动。诞期内,梧州龙母祖庙热闹非凡,来自桂、粤、港、澳等地的游客和当地市民一起按照传统习俗。

除了龙母文化节、龙母诞等传统的节庆活动,梧州也将龙母信仰结合一年中的多个传统节日来开展,让附近的民众前来祈福,增强本地龙母文化的活动和关注度。以年初为例,从除夕开始,就有钟鼓齐鸣、祈福迎新的活动。正月初一有来自附近各地的信徒前来进香,初四有龙母开金印的活动,初五迎财神。正月二十一为龙母开金库活动,信善许下新年祈愿,并向龙母借金库。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诞。此外,龙母得道诞也是除龙母生辰诞外另一盛大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龙母得道诞为农历廿九至八月初一,能吸引大量来自粤港澳地区和周边的民众游客前来参与。龙母得道诞活动有龙狮接福、五马巡城、筑龙、种生等,以传统的民间民俗形式让游客充分观摩体验在西江流域广泛流传的龙母文化。此外,梧州市还调动其他的艺术形式对龙母文化进行宣传和推广,梧州粤剧团的《西江龙母》在2008年首演。在梧州、广州上演多场,2009年赴澳门演出获得成功,同年获第七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铜奖。

二、梧州龙母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行产业化经营,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指导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梧州的龙母信仰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只有将其合理转化为消费者可视、可听、可感、可体验的物质形式,才能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1、增强以信仰为内核的文化凝聚力

传说本身是由民间信仰所支撑的文化结构:“民间信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民间文化的灵魂、民众意识的核心。它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并传承,影响甚至支配民众的

观念与行动。它融入并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不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渗透在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其社会影响和作用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及宗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民间信仰不仅反映区域社会的生态环境、生存状况和发展水平，而且与乡村社会的结构、生活、功能密切相关；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村落自治、伦理教化、关系协调、秩序维持、生活运行都离不开它。”

民间信仰在当下也有强大的文化凝聚作用。梧州作为龙母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对民间信仰的重视还有待提高。当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在公共场合设置宣传栏或者标语进行推广，设置以龙母文化为主题的各种文体活动等，增进龙母传说在当地的普及程度。同时，在龙母庙中，除了墙上的简介外，还应该在进门处增加地方龙母传说的介绍手册，方便本地人与外地游客的了解。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来发展文化产业，而忽略了龙母传说的主体身份和文化意义，势必造成龙母传说主体性的丧失，进而造成龙母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悲剧命运。

2、多维度发展庙会经济

庙会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活动的群众集会。龙母祖庙是龙母信仰和龙母文化的物质载体，每年龙母祖庙举行龙母生辰诞、龙母得道诞、春节“开金印”和“开金库”、龙母感恩节、龙母水灯节、龙母赐福会等各种形式的庙会活动，来自两广、港、澳等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向龙母祈福。繁盛的庙会带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是龙母祖庙最大的收入来源。

目前梧州的龙母庙的庙会收入，主要在收取门票、善款，以及卖香祝、纪念品等，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龙母庙内的经济发展形式较为落后单一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在纪念品的销售上，并没有带有鲜明的龙母特色的商品，因为生意十分冷淡，目前可进一步发展售卖龙母开光圣物、龙母纪念品和卜卦算命等。另外，在诞期祖庙举行的祭祀活动和其他盛大活动的过程中，庙会可以组织流动摊当的形式增加收入，售卖香烛、本地特产、纪念品、地方美食等，以活跃本地经济。

3、发展为地方旅游业品牌

“以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发达程度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梧州位于西江要通，有着自然条件优越；同时在两广交界，两沟通两广，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

2002年，梧州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7年，梧州入选2007“中国特色魅力城市二百强”，经常吸引广东省游客前来观察。

然而，在梧州打造旅游城市的品牌的过程中，并没有重点龙母的信仰文化。龙母诞作为首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厚的民俗文化价值，其旅游资源也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以“龙母故乡”的旅游招牌的形象亟需树立。建议市旅游局加大网络宣传的力度；进一步实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办好“梧州国际宝石节”、“龙母文化旅游节”和“旅游美食嘉年华”等节事活动，作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平台，同时制作高品位“龙母文化之旅”光盘和纪念品，从而使龙母文化的这一旅游品牌有一个更高水平的推广平台，促进当地经济的优化发展，增强地方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 [1] 姚伟钧.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 王元林，陈玉霜. 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04)：49-61.
- [3] 陈玉霜. 岭南龙母文化地理研究 [D]. 暨南大学，2006.
- [4] 易烁君. 西江龙母文化旅游客源市场开发研究 [D]. 广西师范学院，2012.
- [5] 蒋明智. 龙母传说与粤港澳文化认同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119-123.
- [6] 刘雪梅，欧清煌. 龙母传说的文化考察 [J]. 文化遗产，2008(02)：147-152.
- [7] 《岭南录异》卷上 [M].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8] 乾隆《梧州府志》卷二四《灾祥》，乾隆二十五年（1770）刻本.
- [9] 光绪《北流县志》卷一《灾祥》，光绪六年（1880）刊本影印.
- [10] 乾隆《梧州府志》卷七《建置志·坛庙》，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 [11] 甘湛泉：《重修龙母庙碑记》，见乾隆《梧州府志》卷二十一《艺文》，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 [12] 方志钦，蒋祖璋，主编. 广东通史 [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857.
- [13] 姚伟钧.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 [J].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2(02).
- [14] 王守恩.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 [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41.

我们寸步难行，这样的世界还真不如“梦一场”。

然而休谟并未仅仅停留在怀疑主义上，他的自然主义使他不能拒绝日常的知识和信念。休谟在怀疑的同时，又主张某种自然信念，并对这种信念进行心理描述的说明。休谟将这一描述即“人如何借助于习惯形成因果推断和因果必然性信念所作的描述”，运用到对其他自然信念的描述。这样，休谟通过怀疑主义的方法最终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正如罗中枢所说，“休谟哲学在骨子里是怀疑主义，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怀疑论”。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休谟的一种矛盾心态：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冲突。休谟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指出：“如果我服从我的感官和知性，那么我就会、而且必然顺从自然的倾向”。在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交锋中，我们可以发现，怀疑主义是明显服从于自然主义的。休谟认为这是一件幸事：“自然之能够及时摧毁一切怀疑主义的论证的力量，使其不至对人的知性发生重大的影响”。而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怀疑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只有自然能够治愈“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可见，自然主义才是休谟哲学的落脚点，也正是整个人性学说的基础。

怀疑主义同自然主义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理性同感性的冲突。从近代哲学史来讲，休谟作为经验主义的逻辑进程的最高也是最终代表者，他一方面要捍卫经验主义的基本准则批判唯理论，另一方面也必然吸收唯理论中有益的成分。休谟在用

怀疑主义的方式解决其哲学难题时，为了避免走入皮浪式的怀疑主义，必然需要以自然主义做为其哲学的落脚点。正如罗中枢所说，“与其说休谟把经验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不如说他把人的非理性本性作为基础，更不如说他把自然本身作为基础”。我们不难看出休谟在批判理性的同时，把从经验得来的一切结论的基础归于习惯，而习惯的基础又是自然，这样休谟也完成了对经验本身的批判。

【参考文献】

- [1] 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 [M]. 吕大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150.
- [2] 休谟. 人性论 [M]. 关文运，译. 郑之骥，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1-300.
- [3] 罗中枢. 论休谟的自然主义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 [4] 周晓亮. 休谟哲学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0.
- [5] 罗中枢. 人性的探究——休谟哲学评述（序言）[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曾雄峰（1986—），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潘水县委党校讲师。

>>>（上接第478页）